

# 建设一座理想的博物馆

## ——专访上海玻璃博物馆首任馆长庄小蔚教授

### An Ideal Museum—Interview with Zhuang Xiaowei, First Director of Shanghai Museum of Glass

徐璐/文、图

5月18日是一年一度的“国际博物馆日”。如今的博物馆与过去的很不一样，从展示的方式，到博物馆参观人群的变化，实际上已经体现了一种公共的生活方式。本刊编辑部曾在去年专门刊登介绍《上海玻璃博物馆设计过程》一文，时至今日，本刊编辑部记者再次走访了上海玻璃博物馆和首任馆长庄小蔚教授，与他探讨在科技日新月异的时代，博物馆将以怎样的创新手段更好地启迪民智，以及到底是什么在引导着参观的人去博物馆等相关话题。



文明城市的评估指标之一是每20万人有一个达到国际标准的博物馆。据上海玻璃博物馆首任馆长庄小蔚教授介绍，为达到这个标准，上海市规划建设100个博物馆，上海邮电博物馆、纺织博物馆、航海博物馆、银行博物馆、上海玻璃博物馆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建设的。

通过庄小蔚教授的介绍，使我们进一步揭开了上海玻璃博物馆其背后的神秘面纱。上海轻工玻璃有限公司和上海大学作为发起者计划在长江西路685号，玻璃工厂的原址上打造一个全新的玻璃博物馆，前者负责资金投入，后者负责内容建设，上海轻工玻璃有限公司是上海玻璃博物馆的实际承办单位。庄小蔚回忆起当时筹备的情况：“原先我们建立玻璃博物馆有3个选址：一个是

在黄陂路，近‘新天地’的地方，另一个是江宁路，近玉佛寺，还有就是现在的地方，前两个地方都是上海地段较好、交通便利的地方，而后者长江西路玻璃公司园区地处宝山工业园，周边是已经关闭的上钢一厂和铁合金厂等大型企业，现在大多为汽修、汽配厂和集装箱堆场，马路上多见重型集装箱卡车，从地铁出来还有3站公交车的路程，交通极为不便。几经斟酌，最后在麦肯锡咨询机构主席Dominic Barton先生的建议下，董事会决定选择长江西路作为博物馆的馆址，因为上海玻璃博物馆的建设将促使占地面积达68亩的整个园区的产业升级。选择这个地块建造玻璃博物馆还有一个原因是，这里原来就是上海玻璃工厂的厂区，现在的博物馆楼就是由熔炉车间改造而成的，原来工厂的格局、工业的痕迹、曾经的历史都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这样的工业空间本身对于一所玻璃博物馆来说是不可替代的。”

#### 对当下中国常规博物馆的创新

提到上海玻璃博物馆和国内外其他同类博物馆最大的区别，庄小蔚教授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是前者和其他博物馆没有任何雷同的地方，和常规的博物馆相比有新的创新和突破。

那么在当下的中国，“常规博物馆”是什么样子的？玻璃博物馆总设计师迪尔曼·图蒙认为“中国的博物馆经常只是展品上的大量积累与展示，参观

者通常只是从一个展柜到另一个展柜参观欣赏，感觉像被拒之门外而没有融入其中，这种参观没有什么特别的体验，更没有按个人爱好来吸取知识的机会，只是跟着设计者的节拍走。我们试图打破这一概念，为参观者创造出一种（玻璃般的）万花筒的印象效果及兴趣点，鼓励他们积极参与，独立思考”。对此，庄小蔚也感同深受，因为他曾接待一些国际专家、学者一同去参观中国的博物馆，总是存在着一个共同的问题是“看不懂”，其“看不懂”的症结是在于“太专业”。庄小蔚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这种情况，他说：“在中国大大小小的博物馆里，我们经常看到青铜器的展品，介绍中经常会提到这是一件‘礼器’，至于这件器物与‘礼制’到底有什么关系，这些‘礼器’是如何使用的……一连串的问题都会出现，对于非专业观众来说，几乎无从了解这件展品。我也曾经试图和相关博物馆的馆长探讨过这个问题，‘礼制’究竟是怎样的？这件青铜器物是如何用于祭祀的？能否用简单、明了的话来讲清楚，可结果还是不能用通俗的话说明白，只会越讲越‘专业’了。”

“所以，我试图想改变当下中国博物馆行业太过‘专业’、太过‘系统’的现状，展项的文字设计需要进入公众层面的视线”。因此，庄小蔚与团队在构架整个玻璃博物馆单元的时候就想到做一个“从日常生活到科技前沿”的板块。比如光纤是玻璃做的，这是很多人不曾了解的知识，又比如大家都





为玻璃应该是硬的，而在某些条件下玻璃是软的，这样许许多多和玻璃有关的生活常识构架了整个单元，让观众有一种发现“知识”的乐趣。人员的组织涉及到跨学科的专业，在整个策划团队中除了专门从事博物馆学的，还有考古、法律专业的人员参与文本策划。博物馆设计的重心主要放在博物馆内部的陈列上，光是文本设计就用了2年时间，整个博物馆建设整整用了5年时间，终于在2011年5月18日迎来开馆，这一天正是世界博物馆日。庄小蔚说：“上海玻璃博物馆的定位是‘知识性、学术性’的博物馆，把‘知识性’放在了主要的位置，也作为校外的‘第二课堂’，能让人们在这里学到很多课本以外的知识。‘知识性、学术性’的定位还具体反映在外墙的装饰面上，这些字都是和玻璃相关的知识条目，类似于一本字典索引，其目的主要是为了引起人们的关注，如果想探究这些知识就可以到馆里来寻找。”

“由于博物馆项目位置远离市中心，交通也不是很便利，按照以往的经验，人们不太愿意在路上花一到两个小时去参观一个只能呆一个小时的博物

馆”，庄小蔚坦率地说：“博物馆要有足够的内容使参观时间必须超过2个小时，这里除了常设的玻璃主题展览以外，还拥有热玻璃演示中心、DIY 工坊、演讲空间、小型专业图书馆以及其他丰富精彩的活动，这样使不同人群都能在此寓教于乐，还可以提供和大学院校、艺术家、企业的互动、研究和合作”。这样的博物馆，对于公众来说，虽然路程较远，但是它能提供丰富的和博物馆相关的衍生休闲活动，从而吸引游客前往参观，并使游览的时间更长，从而产生其他消费额的增长，以此希望带动整个区域的经济发展，这对中国常规博物馆来说是创新，也是挑战。

### 多元文化融合中的实践——处于世界变革中的博物馆

如今的博物馆和过去的很不一样了，不但是展示的物品，还包括展示的方式以及到博物馆参观和游览的人群，都有很大的变化。为了建造一座理想的博物馆，庄小蔚教授参加了国际博物馆协会的工作，担任玻璃艺术专业委员会国际项目协调人，这一工作使他受益匪浅。他说：“设计团队中绝大部分人员之前都没有参与过博物馆建设，但是我

们以国际博物馆协会的审查标准作为工作指南，这样入手的起点就很高了。同时也正好告诉了我们，什么样的博物馆是能够达到国际标准的。”

庄小蔚坦言说：“当时我们很难把握的是设计这个玻璃博物馆到底分成几个单元比较好，既要符合常识又要具有可操作性。”刚开始时因为玻璃涉及到太多的专业很难理清脉络，从历史走向、制作工艺，到科学玻璃、艺术玻璃……是按用途分还是按种类分？成为了当时整个团队最为困惑的问题。随着调查的深入，最后还是确立了以“美感”为最重要的原则。“美”具有独立的、神奇的价值，这是人类文明DNA传播的一个重要片段，也是该馆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原则一旦确认，艺术的创造力几乎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发挥。

“对于一个国际化标准的博物馆来说，更为重要的是必须让所有人看得懂，国际化的体验是非常明确的，语言必须一致，不但中国人看得懂，外国人也看得懂。”庄小蔚特别强调这个观点：“我们在国际化和民族化这两个概念上有很多混乱的观点，有的时候把



① 改造前的上海玻璃工厂厂区。 ② 医学领域的玻璃用途展示。 ③ 游客们可以在馆内“灯工作室”专业人员的指导下尝试简单的玻璃制作。 ④ 美国康宁博物馆。 ⑤ 美国塔科玛玻璃博物馆。 ⑥ 以虚实相间的“城市生活”漫画引导着参观者认识日常生活中的玻璃。 ⑦ 馆内有关玻璃的专业知识通过多种展示方式给予公众较为直接的诠释。



一件件精美的玻璃艺术品在上海玻璃博物馆静谧的展厅里绽放出夺目的光彩。

‘民族性’和‘国际性’混为一谈，诸如越是‘民族的’，就越是‘国际的’说法；还有的把‘国际性’和‘民族性’完全对立、割裂开来，我个人很不赞成这样的观点，对于一个拥有全球化视野的人来说，就好比听民歌的人也可以听交响乐，艺术可以多元，这两者之间何必要自我设限呢？国际性和民族性不应该是对立的，而是完全可以互相包容、融合的”。

庄小蔚说：“现在上海玻璃博物馆的管理团队也真正落实到每件突发的都会都有预先的准备和调度。假设突然停电了，到应急灯亮起前有四秒钟的空隙时间，一般情况下，即刻会有喇叭的指示声音出来：‘现在临时停电，请大家不要移动，黑暗中会导致混乱。’说完这句话四秒钟就过去了，应急灯也

随之亮起来，然后喇叭中又会响起‘请大家根据工作人员的指示有序疏散’的指示。整个设计过程是科学和缜密的，所有的环节都是无缝的，这就需要编制一套科学的规则来执行。我们希望大家观看博物馆的时候是轻松的，但其背后策划的方方面面实际上是不轻松的，面对公众的时候会有很多问题，我们都要有预案准备，避免遇到问题时束手无策。”确实，对公众在参观过程中周全的考虑，对于一个国际化标准的现代博物馆来说显得尤为重要。

当下，多元文化的融合成为一个国际博物馆的追求目标之一，庄小蔚教授也指出了人们对“文化”普遍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是开放的看法，不同的文化融合在一起可以提高创造力；另一种看法是排斥其他文化，把

自己的文化封闭起来，当然封闭也很稳定。而所谓“多元文化”，是指不同的文化服务于社会发展的文化现象，引起对各方均可受益的文化交流，它是一个跨国界、跨文化的进程。从社会文化的角度举例来说，古代“四大文明”中唯有“中华文明”保留了下来，其他文明都结束了。文明如何延续？需要包容和不断更新，才能发展和延续。这些都是各个文化背景下、共同层面下需要共同面对的文化问题。“我很赞成对于‘多元文化’的看法，所以由国际团队参与进来策划整个博物馆”。现在庄小蔚回忆当年的那段策划过程还是充满感情：“我们的整个团队相处得也非常愉快，一直在讨论这些看似漫无边际的问题。”

当然，庄小蔚教授对这座自己亲



① Andrew Brewerton教授, 英国朴茨茅斯美术学院院长。  
 ② Poloma Pastor博士, 国际博物馆协会玻璃委员会主席。  
 ③ David Whitehouse, 美国康宁博物馆馆长。  
 ④ Prtr Vavra博士, 捷克共和国驻华参赞。  
 ⑤ Tilman Thurmer, 上海玻璃博物馆总设计师。  
 ⑥ Eva Maria Fahrner Tutsekboishi博士, 德国Alexander Tutsek-Stiftung文化基金会主席。  
 ⑦ Karin Rühl, 德国Frauenau玻璃博物馆馆长。  
 ⑧ Bryony M Conway博士, 英国Wolverhampton大学艺术设计学院院长。  
 ⑨ Dominic Barton博士, 麦肯锡咨询机构主席。  
 ⑩ Antoine Leperlier, 法国著名玻璃艺术家  
 ⑪ Sandra Lorimer博士, 国际博物馆协会总顾问。

手参与打造的博物馆还是有着很多的遗憾,“可能时间、经费等方面的问题,应该还可以做得更好。设想中古玻璃研究的科学实验室目前几乎没有展开,图书馆最初也是设想建设一个专业的玻璃图书馆,但目前还不完善,而由博物馆派生出来的研究机构也没有建立起来”。建设一个理想的博物馆,它的根本使命是启迪人们去“智慧地生活”,所关心的是人类对美的欣赏和对真理的追求。现阶段上海玻璃博物馆仅仅是迈上了第一个台阶,对于建设一个理想的博物馆来说,未来的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上海玻璃博物馆的建设得到了国际上众多著名专家、学者和教授的支持,让我们记住这些名字:

David Whitehouse, 美国康宁玻璃博物馆馆长; Susanne Frantz, 前美国康宁博物馆策展人; Tina Oldknow, 美国康宁博物馆策展人; Poloma Pastor, 国际博物馆协会玻璃专委会主席; Karin Rühl, 德国Frauenau玻璃博物馆馆长; Eva Maria Fahrner-Tutsek, 德国Alexander Tutsek-Stiftung文化基金会主席; Timothy Close, 美国Tacoma玻璃博物馆馆长; Dominic Barton, 麦肯锡咨询机构主席; Andrew Brewerton, 英国朴茨茅斯美术学院院长; Conway Bryony, 英国伍尔弗汉普顿大学艺术设计学院院长; Keith Cummings, 英国伍尔弗汉普顿大学艺术设计学院教授。

(感谢庄小蔚教授为本文提供了部分重要的图片资料)